



自剖越深
活得越真

截至2010年年底,在《非诚勿扰》节目中,有四次经历让我非常激动。第一次是其貌不扬的陆元龙为唯一留灯的心动女嘉宾唱《今夜无人入眠》,他艺惊四座,让很多女嘉宾后悔不已;第二次是高峻俊坦陈自己过去的颓废,但人们不接受他。如果真实不被鼓励,虚伪反被吹捧,天理何在?第三次是单亲妈妈许馨月被一个显示自己

07

男女嘉宾台上点滴

道德高尚的警察带走,可那时我迫于某种压力救不了她;第四次是穷人的孩子尹晓艳让我难以忘记。

我对真人秀节目的喜爱在于:一切不可知,一切都有可能,唯此,方可激发我内心深处的探索欲。所有的精彩都源于突发的灵感。

录完节目后,常有男女嘉宾对未来电视播出后自己将面临的状况感到迷茫或不知所措。我告诉他们:无所求则无所惧,有所欲必有所慌。人之受累,常不在于谤,而在于誉,从而由誉遭谤。

在其他电视台的相亲节目中,人们看到曾上过《非诚勿扰》节目的几个男人,他们俨然成了“电视相亲专业户”,与女人的对话好生娴熟,将重复了千遍的故事讲得抑扬顿挫。我问我自己,为何当时在节目上要心软,不让他们死得难看一些呢?转念一想,天下人皆为利来,也皆为利往,人人自有其动机,何必点破?

在录制民工节目专场时,我不知道如何把握说话的尺度。如果男女嘉宾成功配对多,会有人说《非诚勿扰》故意美化底层人员,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配对成功?这是在有意粉饰太平;如果场上男女嘉宾不对眼,最终配对成功少,可能有人说《非诚勿扰》节

目歧视弱势群体,看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所以配对成功少。成功配对多与少都让人纠结。

民工节目专场女嘉宾与以往节目中女嘉宾的整体差别:一是最恨男人赌,却少有人介意男人劈腿;二是相比城市的年轻人,很少有人介意与公婆同住;三是导演说女嘉宾自带的服装普遍是裹胸小礼服,我被震撼了。一个女嘉宾在现场真诚地问男嘉宾:我初次拜见你父母有多少见面礼啊?男嘉宾说999元。女嘉宾灭灯后说,咋给的数目不是整数呢?

在民工专场中有一女嘉宾,在节目播出一周内她收到的求爱信很多,其老家县城的化肥厂请她当代言人,为地方经济发展做贡献。时隔两周后见到此女再来录节目,感到其人巨变,宛若隔世。

在录制美国专场时,有一个华尔街投行的兄弟上场前背熟了30道自制问题的答案,结果一道都没被问到。

节目现场曾出现过心理生理都单纯无比的男嘉宾,一个女嘉宾突然将矛头转向我,蹦出来一句话:“乐老师喜欢处男还是处女?”全场愕然无语。我胆寒,众目睽睽之下,我郑重回答:“我不喜欢处男,也不喜欢处女,生活处处需要经验。”

有段时间,男嘉宾第一关很少被灭灯,24盏灯经常亮起。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方知女嘉宾在后台达成共识,为给姐妹们彼此谋福利,如首轮超22盏灯,后面又配对成功,总有姐妹可去夏威夷旅游,多好!所以大家都不灭灯。这些女孩真有才啊,反正赞助商有钱,无所谓。

在2010年年底,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组织者通过网络问观众希望哪个女孩参加。我把《非诚勿扰》这一年那些著名的小美女、小才女、小疯子罗列了一下,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排名第一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总爱搞笑的小女孩许秀琴。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多昙花一现,人们总是有了新人忘旧人。

无论是因年少无知还是因婚姻不顺而离婚,单亲妈妈表面上都很坚强,但她们对离过婚耿耿于怀,担心孩子拖累人家,内心充满了自卑。她们面对单亲爸爸或离婚男嘉宾时,才觉得两人是平等的,遇见喜欢的单身未婚男嘉宾时常思前想后。有时,她们会提出些问题借故吓退对方,以此维护自己的自尊。譬如“我已经有孩子了,不想再生了”。

(摘自《本色》乐嘉 著)



关注生存
关注养老

二琥总说丈夫和儿子的倔脾气上来一个样,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而倪俊对爸爸,一方面是心疼,另一方面又总有些抱怨。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倪俊自认为要求不高,他的同学里,有房有车的不在少数,还不都是靠家里帮衬。他呢,结了婚,还窝在贫民区里,几代人住在那么一个黑黢黢的房子里,自己还要受老婆的抱怨。现在他失了业,更成

18

红艳带妈离家

了众矢之的。怪谁?是他不努力吗?问题是倪俊觉得不管自己怎么努力,生活还是这个样子,他真有点儿绝望。

老倪打了儿子一巴掌后,猛然间也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周围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围过来,老倪怕邻居看到出丑,背着手转身走了。走了几步之后,他见倪俊还站在那,便呵斥道:“还不走!要在这里过夜?”倪俊阴着脸,跟在老倪后面,两人前后脚回到家。

到了家,老倪照例过去跟孙庆芬寒暄。二琥把倪俊叫到屋里说话。

“哟,这脸怎么回事儿?”二琥发现了儿子脸上的“五指山”。

“没事。”倪俊平静地说。他从小就闷,长大了一点儿没变。

“这还没事啊!我找那个老东西去!”

倪俊一把拉住二琥:“妈,你别过去了,红艳跟她妈还在呢,这事也怪我。”

“怪你?怪你什么?好好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脸就肿成馒头了,能怪你什么?”

“怪我没有好工作,怪我没赚到钱,怪我不能养家……”倪俊说。

“放屁!”二琥扶着腰说,“我嫁到老倪家这么多年,也没见他赚到多少钱,还不是靠我的退休金吃饭。全他妈王八孙子!”

二琥声音很大。红艳和她妈在隔壁屋子隐约听见了,还以为是在骂

她们。

红艳有些恼火:“什么意思啊,大呼小叫的,不过刚来了一会儿。”说着就要起身出门。

庆芬一把拉住女儿:“算了算了,我今晚还是住旅馆去好了,你这里也实在不方便。”

“妈!”红艳心里一酸,觉得委屈极了——母亲千里迢迢来看自己,却还要住旅店。可是,她又似乎没有办法,跟公公婆婆吵?她以后的日子还要不要过,更何况,这个家本来就是小,让倪俊睡客厅,那个沙发也确实不舒服。而且,因为儿子的岳母来了,儿子就要睡客厅,这让儿子的母亲心里肯定也不是滋味。

庆芬又坐了一会儿,跟红艳说了一些知心话,就起身跟亲家辞别。

二琥说:“这就走啊,不行不行,今晚就住这里,让倪俊睡客厅。大老远的来了,怎么说走就走啊。”

其实二琥是真诚的,她向来都是好客的人,尽管她对庆芬的京城之行不是十分欢迎,但到底来者是客,她也能体会一个妈妈想念女儿的心情。可因为刚才二琥在卧室针对老倪的一嗓子,使红艳产生了误会,所以二琥现在的热情,在红艳看来也是虚伪至极。

她淡淡地说:“没关系,我跟妈今天出去住,房间都订好了。”其实哪里订了什么房间,只是红艳说气话罢了。话音

一落,红艳就去收拾洗漱用品和睡觉穿的衣服。

老倪看不过去了,说:“还是在家里住吧。”

“不用了,真的,我妈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也想带她四处走走,你们先睡,我们这就走。”红艳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让步。

“大晚上的就别折腾了,我睡客厅。”倪俊也说话了。

可是没用,红艳似乎去意已决,几分钟后她和孙庆芬果真就去了旅馆。

老倪问二琥:“是不是刚才你说什么话伤到人家妈妈了?”

二琥两手一摊:“废话!我说什么了?你可别把屎盆子扣到我头上,是她那位妈太古怪。”

老倪嘀咕:“你才古怪。”

二琥不依不饶:“你说谁?我还没问你,儿子脸的是怎么回事儿?你这老东西,就是胳膊肘儿朝外拐!自己儿子就舍不得手,别人的妈你倒嘘寒问暖的,行了行了,你要愿意跟她过你就去过吧,我也不拦着。”

“神经病!”老倪小声骂了二琥一句,然后洗澡去了。

“老不正经!”二琥回骂道。

红艳的妈妈孙庆芬以前有个愿望,就是来北京。庆芬对北京有一种情结,这种情结是从一代又一代人的念叨中念出来的。

(摘自《熟年》伊北 著)